

冰心毀心

文：河畔草



書速度似乎趕不上平日，只讀了幾頁。伊的心是震動的。自從昨晚一個男孩送來一封信，伊便在已成了習慣的生活瑣事上重新鋪排節奏。那男孩邀伊一起午餐，之後看過電影。對於伊這樣一個美得令人妒嫉的女孩，被邀是極其平常的事，往日伊一概婉拒，但是，今天那掠奪的手勢怎麼不對勁起來？我把眼珠子盯住這句「：只處在專制這面大機器之下，作種偏執之圖。補救若要突破此一專制機器時，便立刻會被此一機器亂死。」不知怎麼回事，老是讀不懂。

伊不再機械地掠住那異樣的素白。伊頭發從腰後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伊把一頭秀髮不斷地往後掠，手與髮便逼近般地在我的眼角裏晃動着。我不敢挪動坐姿，生怕伊的視線悉我內心的不安，一早便把一本極厚的書攤開，認真地讀着。伊也不斷翻動字典，試圖把厚厚的一本原文書讀上幾節，但從九點到現在已過了一個多鐘頭。伊的語

言從後腰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伊把一頭秀髮不斷地往後掠，手與髮便逼近般地在我的眼角裏晃動着。我不敢挪動坐姿，生怕伊的視線悉我內心的不安，一早便把一本極厚的書攤開，認真地讀着。伊也不斷翻動字典，試圖把厚厚的一本原文書讀上幾節，但從九點到現在已過了一個多鐘頭。伊的語

言從後腰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伊把一頭秀髮不斷地往後掠，手與髮便逼近般地在我的眼角裏晃動着。我不敢挪動坐姿，生怕伊的視線悉我內心的不安，一早便把一本極厚的書攤開，認真地讀着。伊也不斷翻動字典，試圖把厚厚的一本原文書讀上幾節，但從九點到現在已過了一個多鐘頭。伊的語

言從後腰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伊把一頭秀髮不斷地往後掠，手與髮便逼近般地在我的眼角裏晃動着。我不敢挪動坐姿，生怕伊的視線悉我內心的不安，一早便把一本極厚的書攤開，認真地讀着。伊也不斷翻動字典，試圖把厚厚的一本原文書讀上幾節，但從九點到現在已過了一個多鐘頭。伊的語

言從後腰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伊把一頭秀髮不斷地往後掠，手與髮便逼近般地在我的眼角裏晃動着。我不敢挪動坐姿，生怕伊的視線悉我內心的不安，一早便把一本極厚的書攤開，認真地讀着。伊也不斷翻動字典，試圖把厚厚的一本原文書讀上幾節，但從九點到現在已過了一個多鐘頭。伊的語

言從後腰挑成兩半，先將橡皮圈在兩邊綁好，然後扣上髮圈。那髮飾在我的眼前，閃閃着珍珠灰的色澤，而閃閃着珍珠黃的色澤。去去伊生日，我就送伊這個禮物，一束柔滑的白髮圈。我送給伊一個禮物，一個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伊終於在書架上放下一顆顆金黃的髮圈。

伊坐在桌旁，微微側着頭，像是在思考着一樁永無答案的問題。伊美得像一株含露的百合，潔白地綻放，加上那身白紗的裝扮，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她的頭髮更顯得素白。

